

谷雨文学创作丛书 · 小说集

献给大山的歌

江 鱼



谷雨文学创作丛书 · 小说集

献给大山的歌

江 鱼



江西人民出版社

献给大山的歌

江 鱼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赣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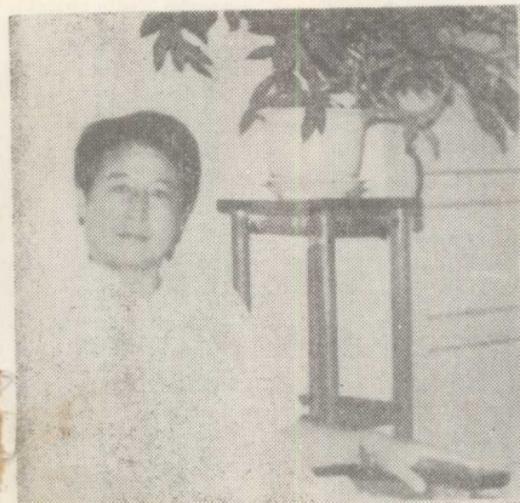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888 字数 12.4万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

统一书号：10110·447

定价：1.15元



江 鱼

本名江一雨，原籍浙江奉化，1931年出生。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担任过编辑、记者。现在江西省轻工业厅工作。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中篇《大山，绿色的大山》获江西省人民政府1981年颁发的文艺创作二等奖。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会员。

序

俞 林

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在春风的吹拂下，终于从极“左”的禁锢所造成的“百卉雕零”的局面下复苏、生长和繁荣起来，这春风就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江西省和全国一样，在文艺创作上，也迎来了文艺的春天。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就是一只报春的燕子，它标志着我省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是因为：第一，它是我省第一篇在全国产生影响并获得1979年小说奖的作品，它选择的题材，表现的生活，塑造的人物，都有创新和突破。在新时期短篇小说的创作中，独树一帜，如果说，在“左”的禁锢下，创作的致命弱点就是公式化，概念化；那么，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特点就是创新，多样化、个性化（有作家自己的风格）。《小镇上的将军》正是以它的新思想，新题材，新人物，以它的独特的风格，独创性的艺术手法，成为我省新时期小说

创作的标志的。

第二，在《小镇上的将军》发表之前，不用说全国的文艺界，就是我们在江西文艺界工作多年的人，也根本不知道陈世旭的名字。他是在时代的召唤下，在党的春风的吹拂下，冒出来的新一代的作家，这也是新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大批的中、青年作家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正是我们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希望所在。

继陈世旭之后，我省小说作家的队伍，在不断扩大，新涌现的作家相继在省内外的文艺刊物上崭露头角，本丛书就是在他们几年来的创作成果的基础上编选而成的。

首先繁荣起来的是短篇小说。雨时、如月这一对夫妻作家连续在《十月》发表的短篇小说（也有中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笔下的人物有干部、工人、教师、工程师、演员、技术人员、领导干部……接触的生活面是比较广的，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有着自己的发现、开掘和见解，这种敢于正视现实的态度正是新时期小说创作所要求的，但作者在揭露生活中的矛盾时，透露了他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对人民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念。

和“文革”前相比较，我省作家队伍中的一个极为明显的变化就是一批女作家成长起来了。张聚宁就是她们的一位代表。她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

对为人们立过战功，今天则面临交班的老一代和将门子女以及新一代的战士，有着亲身的感受和理解。她自己写的，还有与她的爱人朱向前（不久前才从部队转到地方上来）合写的小说，大多以两代革命军人或将军家的两代人为题材，作品部队生活浓郁，人物形象鲜明，因为作者抓住了两代人的思想特征，小说闪现着时代的光辉。

本丛书编选的短篇小说作者还有胡经代（金岱）、曹华（曲一日）、胡月胜、胡桔根、徐锋等人，他们虽然都是年轻的作家，但各人的经历也是互不相同的，因此各有自己接触的生活面和观察生活的角度。如金岱的目光就凝聚在当代大学生和老知青的生活上，写出了他们对爱情、对人生的理解和思考，对过去生活的反思。作品写得较浓重，有感染力。曲一日则主要写工业战线上干部、工人的精神面貌，对他们的思想、心理，以及他们身上的某些弱点和成长过程的描写，都具有时代的特征。胡月胜写的是城市中干部生活，无论是老干部，还是新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都写的恰如其份，真实感人；而胡桔根则描写农村生活，农民形象逼真，农村气息、地方特色突出。两人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风貌。出来较晚的徐锋，以具有自己特色的写法，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他那抒情散文似的描写，较浓的气氛渲染，把读者带

到偏远、古老的山村，使人们发现在这里也同样遇到了新时期生活浪潮的洗礼：人们在思想上、道德观念上正发生着新的变化。

我省中篇小说的创作起步较晚，但从1983年起，形势发生了变化，江鱼的《苍山之恋》和黄立民的《把彩霞献给蓝天》的发表为起点，几十部中篇小说相继出现。宋清海的《鸡鸣店》，陈世旭的《天鹅湖畔》，相南翔、严丽霞（又一对夫妻作家）的《夕阳》，陈海萍的《警报拉响以后》，以及雨时、如月的《乳汁》，张聚宁、朱向前的《女兵》，等等，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和好评。

我省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一样，不仅反映的生活面是广阔的，而且每个作者都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江鱼的《苍山之恋》和《大山，绿色的大山》都是以偏远山村为背景，写出了青年男女的真挚、忠诚的爱情，和知青对当年生活的缅怀，风格清新流畅，象一股清泉从幽谷里流出。黄立民着重刻划了商业战线的青年们对事业、爱情和理想的追求，情节生动引人。相南翔、严丽霞在《夕阳》中着力刻划了退休老干部的细微心理活动，而在《命运的螺旋》中则写出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在事业上的追求、苦闷和成长。陈海萍熟悉煤矿工人的生活，《警报拉响以后》把青年工人置于生死考验面前来刻划，写出了他们的追求、理想、爱情和

对生活的热爱。雨时、如月的《乳汁》写的是青年技术人员对工作、生活深刻的思考和理解。张聚宁、朱向前的《女兵》则写出了当代年轻女战士的面貌。

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的时代。我省直接描写这场改革的作品还不多。因此，陈世旭的《天鹅湖畔》和宋清海的《鸡鸣店》、《蜕壳》受到了重视就是很自然的了，当然，这几篇作品被重视并不仅因为写了改革，它们在艺术上也各具特色。陈世旭对当代的改革者生活有着自己的开掘。他处处联系着五十年代垦荒者来写今天改革者的思考、作为、优点和弱点，这里既有人物个人气质品格上的差异，也有不同时代对人物的影响和铸造，因而小说具有鲜明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宋清海则善于通过农民思想、观念上的转变，改革在人与人之间引起的新的矛盾冲突，反映出这场改革引起的深刻变化，他的语言简洁，幽默，乡土气息浓郁。目前，描写改革者的作品还不多，生活已经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素材，我相信，这类作品必将在我们作家的笔下涌流出来。

本丛书仅包括我省一部分中青年作家的小说，是我们编选的第一批创作成果，既没有把所有已经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作家，也没有把所有较好的作品，都囊括其中，这有待于将来的编选工作。但仅就上面提到这部分作品来说，也足以证明，我省的

小说创作区已经开始繁荣起来，今后的期望则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提高。

可喜的是，我们遇到了小说，以至整个文艺创作发展、提高的黄金时代。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明确地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原则，要求党和国家对于创作自由提供必要的条件，创设必要的环境和气氛。有了这样的条件、环境和气氛，作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就有了最理想的客观条件，剩下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是作家如何同党和国家提供的这种自由环境合拍。这是每个作家能否正确运用创作自由的原则，在创作上能否突破，能否前进的关键。因此，为了我省小说创作的提高，不能不对我们的作家提出更高的要求。

创作自由是根据创作的内在规律提出来的一个原则。因为，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它绝对要求作家要有个人的独创性，没有创作自由就谈不上作家的独创性，而独创性的要求则是无止境的。这就是对作家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为了有独创性，作家对生活必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自己的发现和开掘，为此，他们就必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对新情况、新事物、新人物、新问题，热情地去研究，去理解，必须努力去认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认识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

而且，这种认识和理解，不能满足于一般性的“懂得”，而是要有自己的具体感受和提出问题、理解问题的不同角度。陈世旭的《惊涛》再次获奖，正是因为他对生活有自己的不同感受，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和开掘，这和作者的主观努力是分不开的。

为了有独创性，我们还必须加强思想修养，加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胡启立同志在《祝词》中希望我们的作家“努力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觉运用它去认识生活、分析生活、表现生活，”要我们“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遗毒”。这些都是我们提高思想素质和艺术素质所需要的条件。

至于艺术表现手法上的独创性，对作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既要继承和发展传统的，特别是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艺术手法，也要大胆地、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借鉴外国的艺术表现手法。在艺术上，每个作家都应该有自己的追求和探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创作自由无疑是一股强劲的春风，在它的吹拂下，我省必将涌现一批又一批的作家，补充我们原有的队伍。我省的小说创作必将出现一个更加繁荣的局面。让我们奋发努力，在这个绚丽多姿的文学百花园中增辉添彩吧。

1985年5月于南昌

目 录

大山，绿色的大山
撞岩山儿女风情录

大山，绿色的大山

呵，遥远的天涯海角，
呵，你那笛子的热烈呼唤呀！

——泰戈尔

—

江南的暮春天，窗子外飘落着霏霏细雨。
宾馆庭院里的梧桐，大叶杨树的嫩芽已经舒展
开来，有了点儿绿意，太湖石假山上的苔藓也都开
始苏醒了。

我喜欢绿色。不，可不是这种绿。这种城市的、人工的绿，星星点点，斑斑驳驳，算什么绿！天一晴，它就盖满了尘土，失却了光泽，成了种暧昧的脏乎乎的草黄色。我爱的是那种成片的、一望无际的，浑成的绿。生机勃勃，四季常新，带着一

种折光……

“威威，傻愣愣的，做什么白日梦，”卫东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我的思绪倏忽中断，耳畔又响起了尘世间的喧嚣。

我们车队的指导员正在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辅导报告。三四十号人挤在一间大办公室里，看报纸的，结毛衣的，躲在人背后打瞌睡的，抽烟喝茶、讲悄悄话的……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正儿巴经在听的没几个。连主持会议的队长都在剪指甲。发明指甲钳的人应该补发一个科技发明一等奖给他。这小玩意儿真管用，套在钥匙圈里，开会时拿出来，悄悄的，“嗒嗒”响着，一个接一个传过去，既不惹人注目，又充分利用了时间。

不过这种“辅导报告”不听也罢。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乱联系，瞎揣摸，好象前一个时期的做法又都错了，这会儿又该来“纠偏”了。

那点点绿色，又把我的视线引向窗外……绿色代表什么？有人说它给人一种恬静感，是春天和大自然的色彩。也有人说它象征着生命，象征着青春和初恋。还是这个人说得有点意思，我过去了的那一部分青春，就是在绿色的大山中度过的，我的初恋也是在那里萌发和消失的。蓦地里，我的心紧缩了。呵，我那可怜的青春和初恋，那深深的大山，那无垠的绿色……

谁把一张纸条塞到了我手里。

卫东、阿威：今晚寒舍举行“派对”，如蒙二位光临，不胜荣幸。

请自带女伴。

继红谨启

对了，今天是周末。继红的老头子上北京开会去了。山中无老虎，就趁机乐一乐吧！我朝着这个跟我一起插队落户的老伙计看了一眼，接住他的目光，点了下头，顺手把纸条传给了身旁的卫东。卫东乐了。“这小子现在学着咬文嚼字了！中西合璧，半土半洋。”

那个指导员还在起劲地讲着。这个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来的干部，积重难返，满口还是林副统帅“直接指挥”那阵子的政治术语，听了真叫人哭笑不得。不过也难怪他，这几年虽说是“一举粉碎”、“扭转乾坤”、“拨乱反正”，但环境、习惯又改了多少呢？“四个伟大”刚刚消失，不又出了个“英明领袖”。才笑完荒山沟里大游行示威，深更半夜给不识字的老贫农送“最新最高指示”，可你看，不又有人捧着“英明领袖”红底金字的“题词”，敲锣打鼓，闹哄哄列队往市革委会去报喜了？这样下去，七八年果真又得来一次呢！

“解放思想是对的，我举双手赞成。现在的问

题是落过头了……”“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也是必要的，但不能‘一风吹’……”“每个人都要根据‘四项基本原则’，对照检查一下自己的言行……”我们的指导员在声嘶力竭地呐喊。这位老先生习惯了“向左看齐”、“靠左走”，前一个时期象掉了魂，学习也不抓了，“个别谈话”也没了，整天忙着找木料，做家具，把什么事情都推给了车队队长。现在好，“四项基本原则”一来，样样都是“党的领导”，他又来劲了，什么都抓。车子大修要他批，连派车的活他也揽了过去，队长等于靠了边。

这会儿，会场秩序更乱了。出车回来的，上厕所的，打电话约会的，这个刚落座，那个又起来了，象小孩子玩跷跷板，没个停。指导员的眉心打了个结，大讲“军纪”、“军容”。天老爷，讲这些干什么。这是地方，是宾馆车队。这些人都是司机老爷，见过世面，不少人还是闯过大场面的干部子弟，可不是听任摆布的“地瓜兵”。你就开只眼、闭只眼，忍着点吧，别太认真了。皱什么眉头呢！阁下生就一张长条脸，再把眉头一皱，那张布满了横条纹的尊容，简直成了一只新出厂的解放鞋鞋底。

我把这一绝妙发现悄悄告诉了坐在旁边的卫东。可这老小子竟象母鸡下蛋那样，“咯咯”地笑了起来，还在我背上拍了一巴掌，骂我“缺德冒

烟”。

“你们在干什么？这是政治学习，不是联欢晚会！嘻嘻哈哈，什么态度！”指导员发火了。全场鸦静。

确实有点放肆。大庭广众之下，给人太难堪了。算了，让他说几句吧。我低下头不吱声了。做事要个漂亮，大面上得让人讲亮得过去。

“丁威，你是叫丁威吧？你说说，刚才我讲了啥？”

嘿！这家伙居然瞟上我了，有意思。没长眼还是怎么的！笑的人是郭卫东，又不是我。难道因为他爸爸是市革委会的代主任，你有点儿含糊，就“柿子拣软的吃”，拿我来开刀，杀鸡吓猴子。噢！我就是好欺侮的。你找错了门。

“你是说要大家根据‘四项基本原则’做一次检查。是这样吧？”

“那你先检查一下，让大家听听。”

这老小子不是个东西，居然要我队前“出列”示众了。我已经给了你台阶下，还端个什么臭架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找。好吧！咱们就来碰碰硬的。

“指导员同志，有些话我本想在讨论你这精采报告时再说的。现在就提前说了吧！你要大家作检查是错误的，是篡改中央精神，又想搞人人过关那一